

语义学引论

〔波兰〕沙夫著

商务印书馆

语 义 学 引 论

〔波兰〕沙 夫 著

罗兰 周易 合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9年·北京

Adam Schaff
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

Translated from Polish

by

Olgierd Wojtasiewicz

Copyright

1962

by Państwowe Wydawnictwo Naukowe

Warszawa

译自伏依达谢维奇的
英译本(波兰1962年版)

语义学引论

[波兰] 沙夫著

罗兰 周易 合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3印张 298千字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 第1次印刷

印数 1—7,600册

统一书号: 2017·214 定价: 1.20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沙夫 (Adam Schaff, 1913—) 是波兰哲学家。
《语义学引论》是他的一部主要著作。

语义学是盛行于欧美各国的一种哲学思潮。语义学又叫语言分析学。语义学要问的是, 语词的意义是什么? 什么叫意义? 语义学要研究语词或其他符号与其所指示的对象或概念的关系, 以及语词意义的历史及其变化。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流派, 逻辑实证主义积极倡导并致力于研究语义学。他们认为, 语义学或语言分析学的兴起是二十世纪哲学研究的突出特征。他们把传统哲学的全部问题都归结为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 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语言分析, 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语义学的兴起, 按其源流, 肇端于罗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的哲学思想, 他与怀特海 (A. N. Whitehead) 合著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 3 卷, 1910—1913) 一书, 实开语义学之先声, 为语言分析提供了一种逻辑工具。又经过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 和维也纳学派的提倡和研究, 语义学在本世纪三十年代达于鼎盛时期。二次大战后, 在欧美哲学界对语义学的研究仍盛行不辍, 最大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德籍美国哲学家卡尔纳普 (R. Carnap, 1891—1970)。语义学的内容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 有了很大变化, 并且也多样化了。抛开资产阶级哲学对语义学所作的种种唯心主义的歪曲, 语义学本身是值得研究的一门新兴学科, 还处在探索阶段, 就其目前的形式看, 它与哲学、逻辑学和语言学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在本书中，作者沙夫对各派哲学家关于语义学的观点进行了广泛的评述，并对语义学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意见。译者对沙夫所作的评述和研究在“译者的话”中有所介绍，可供读者参考。

鉴于国内对语义学的介绍和研究都很不够，我们现在译介沙夫的这本书，是想借此引起对当代盛行的这一哲学思潮加以注意和研究。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79年8月

译者的话

沙夫(Adam Schaff, 1913—), 是波兰与东欧哲学界的重要人物。他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真理理论的若干问题》(1951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矛盾规律》(1955年),《语义学引论》(1960年),《认识论》(1960年),《人生哲学》(1961年),《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1962年),《语言与实在》(1962年)等。

《语义学引论》出版后,在苏联、东欧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沙夫的《语义学引论》包括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他叙述和评价了各种不同的语义学;在第二部分中,他讨论了语义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并陈述了他自己的观点。我们在下面将对沙夫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作一概括的介绍,最后简单地提出一点我们对这本书的意见。

(一)

在第一部分中,沙夫区别了下面四种不同的语义学。

(1) 语言学的语义学

语言学的语义学研究语词的意义以及意义的变化,特别是着重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的研究语词意义变化的原因和规律。例如,一个语词意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等问题。语义学是和语音学并列的学科,它们都属于语言学的研究范围。

(2) 逻辑的语义学

逻辑的语义学是本世纪初才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十九世纪末，罗素提出他的有名悖论(悖论是一种特别的自相矛盾，例如说谎者悖论)，引起了逻辑家很大的研究兴趣。后来许多其他的悖论也相继提出来了。悖论是和语言有关的。为了使一个演绎体系中不出现悖论，逻辑家开展了对语言的研究。罗素提出把语言分成许多不同类型的“类型论”。后来卡尔纳普又发表了他的《语言的逻辑语形》。在逻辑语形学中，人们不考虑符号的意义，只考虑符号的形状和空间排列关系。逻辑语形学提出了形式化语言的形成规则和变形规则，前者确定什么样的一串符号是一个合式语句，后者确定什么样的合式语句能推出什么样的合式语句。

由于塔尔斯基解决了形式化语言中关于真实性的定义问题，此后逻辑家就从逻辑语形的研究进到逻辑语义的研究。逻辑语义学研究形式化语言中的指示、真实和可满足等问题。

最后，逻辑家又进到指号学的研究。指号学不但包括逻辑语形学和逻辑语义学，而且还包括语用学。语用学研究语言和使用语言的人之间的关系。

逻辑语义学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逻辑语义学就是指号学。

(3) 语义哲学

语义哲学有时也被人们叫作语义学。语义哲学是这样一些哲学流派，它们主张语言是哲学分析的唯一对象，至少是最主要对象。沙夫集中介绍了语义哲学中的一个流派，即新实证论(即逻辑实证论)。

新实证论认为，哲学是一种分析活动，哲学是对科学的语词和

语句的逻辑分析。哲学不是经验科学。哲学只分析语句，而经验科学才验证语句。新实证主义认为：传统哲学以为自己对实在有所陈述，其实传统哲学中的许多语句都是不可验证的无意义的语句。新实证主义认为，把哲学看作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是一种新的哲学，是哲学上的转折点。

沙夫认为：新实证主义打着反对传统哲学的旗帜，其实它本身却是贝克莱、休谟唯心主义的变种。新实证主义的先驱之一，维特根斯坦，明白主张一种唯我论：“我的语言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新实证主义者是接受了这种唯我论的。沙夫认为，新实证主义的“原始语句”的理论，实质上就是主张：客观事物就是个人的感觉，就是我的感觉。这和贝克莱、休谟、马赫的哲学观点有什么不同呢？

沙夫认为，新实证主义也接受了约定论的观点。新实证主义不仅主张一切语句都要约归为原始语句，而且原始语句和逻辑语形都是可以由人任意规定的。

沙夫也提醒人们要注意新实证主义者们近来的变化，某些他们以前主张的错误论点现在他们已经修正或抛弃了。

(4) 普通语义学

普通语义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产物。它的开山祖柯日布斯基认为，普通语义学是研究对环境的神经语义的反应。由于语义原因而产生的阻碍，就会使情绪紊乱，生理失调，从而产生各种的社会疾病和生理疾病。普通语义学是一种精神疗法的技术，它可以帮助人们去掉神经语义的障碍，从而医治百病。普通语义学的一本代表著作就叫作《科学与精神健全》。

柯日布斯基认为，现在的语言体系是二值评价的体系，并且也是元素性的，即把认识打碎为那些以为是完全的和绝对的元素。

柯日布斯基把现有语言体系叫作亚里士多德的语言体系。他认为,现在语言体系会引起神经语义障碍,从而会引起疾病。

柯日布斯基要建立一种非亚里士多德的语言体系,即多值评价的非元素性的语言体系。具体地说,就是:

(A) 对于一个普通名词如“黑人”,我们应附加下标而成“黑人₁”、“黑人₂”……。据说这样就可避免对事物类的神秘概念化,从而可消除种族仇恨的社会根源。

(B) 在个体语词上应附加时间,例如,人们不应说“莎士比亚”,而应说“莎士比亚 1600 年 1 月”、“莎士比亚 1601 年 1 月”等等。

(C) 在每个表示性质的语词后面,都要附加“等等”。这就表示这个语词没有穷尽事物的全部性质。普通语义学所办的代表性刊物叫“ETC”。就是“等等”的意思。

沙夫认为,柯日布斯基的普通语义学是许多混乱概念的拼凑,其中许多内容都是荒谬的。但是,沙夫又认为:我们不应当把它看作纯粹的欺骗;它看到语言在社会中的巨大作用,注意到人如何使用语言和语言如何影响使用语言的人,这还是积极的东西。

(二)

在第二部分中,沙夫讨论了指号的定义、指号的分类、语词的意义、意义与概念以及语言与实在等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只有从人们之间的交际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才能获得正确的解决。因此,他首先讨论交际的哲学问题。

(1) 有关交际的哲学问题

人们用多种方式和手段来互相交流他们的经验、感情状态,知

识和理智状态，这就是交际。交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感情交际，另一类是理智交际。

一个人把他的感情状态传达给别人，这就是感情交际。人们可以用手势、面部表情传达感情；人们也可以用音乐、视觉艺术、在很大程度上用诗来传达感情。例如，音乐家用小夜曲来传达爱情的狂喜，用革命进行曲来传达爱国的激情，这都是感情的交际。感情的交际，常常用非语言的手段。

理智的交际，是一个人把他的知识和理智状态传达给别人。例如，彼得对约翰说：“请把斧头递给我”，约翰听了彼得的话，懂得这句话的意思，把斧头递给彼得。这就是理智交际。理智交际是通过语言（语词的语言）来进行的。

沙夫认为，以语词的语言为手段的理智交际是人所特有的。动物虽然有感情交际，如鸟的情歌、鹿在发情期的鸣声、蜜蜂和蚂蚁的某些动作，都是感情交际。但动物却没有理智交际。

沙夫认为，交际理论的中心问题是交际的人们之间要有共同的或类似的理解。这如何可能呢？这里有两种不同的理论，一种是超验主义的理论，另一种是自然主义的理论。超验主义认为，要使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际成为可能，就必然要有一个超验的我，或由普遍心灵所构成的一个特殊的形而上的共同体，而诸个体的心灵以某种方式参预这个共同体或者是这个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沙夫指出，这种超验主义理论，显然是荒谬的唯心论。

自然主义认为，人与人之间能够进行交际，是由于他们有类似的生理和智力的结构，同时也由于他们都是和那个共同的实在打交道。

沙夫承认自然主义的交际理论有许多正确的东西。但是，沙夫指出：自然主义把人看作一个自然种类，不从人的社会性来解释、因而也不能解释人们心灵的相似性。自然主义是一种庸俗的

唯物论。

沙夫认为：人不是自然种类；不论就生理的或思想意识来说，人都是社会的产物。人在劳动中使自己脱离了动物的状态。人的劳动是和思想意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人的思想意识又是和语言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意识、思想和语言，都是劳动和社会生活的产物，同时又是生产过程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由于意识、思想与语言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人们对于交际过程中所用的语言就必然有共同的或相似的理解，从而使交际成为可能。这里根本用不着神秘主义的超验的我或普遍的心灵。

(2) 指号和指号的种类

沙夫认为，在交际过程中能传达思想和感情的手段和媒介物就是指号。例如，蜜蜂、蚂蚁的劳动动作、人的面部表情、音乐和(语词的)语言都是指号。一个事物或事物的性质或一个事件本身并不是指号，它必须传达某种思想或感情才能成为指号。而它要能传达思想或感情，又必须交际双方对它作出共同的解释。因此，一个事物或事物的性质或事件之为指号，是和交际过程相联系的，是和制造指号的人们之间的关系相联系的。沙夫把没有看到指号是互相交际的人们之间的关系的那些指号理论叫作指号拜物教。

由于指号是和交际过程相联系的，沙夫认为，我们研究指号的性质和种类就必须从交际过程出发。

沙夫把他的研究限制在人特有的交际的范围内，而且限制在人的理智交际的范围内。从这个角度出发，沙夫提出他对指号的分类。

沙夫把指号分为自然指号与人工指号(即严格指号)。一个自然指号的出现，是和有目的的人类活动无关的，只是以后人们把它了解为关于某事物的指号。例如，水结冰是气温下降的指号，月晕

是气候变坏的指号；在这里，水结冰与月晕都是自然指号。人工指号（即严格指号），都是人们为了把它们作为指号而制造出来的。例如，发射一颗红色炮弹是开始进攻的指号，“快下雨了”这句话是关于天气的指号；在这里，发射一颗红色炮弹与“快下雨了”这句话都是人工指号（即严格指号）。

语词指号是一种严格指号，但它却具有不同于其他严格指号的特殊性质。语词指号与人的思想是同时产生和密切联系的。因此，在交际过程中，人们几乎根本不注意语词指号的物质性质而就直接了解它所传达的思想。这就是说，语词指号有透义性。与透义性相联系，语词指号还能脱离感性材料而达到高度的抽象水平和精确水平。

非语词指号的严格指号，由于它们不是直接和思想联系的，总是要通过语词指号的帮助才能传达思想，从而获得它们的意义。

(3) 意义与概念

“意义”是一个含混的名词，它有许多不同的含义。它可以表示指号所表示的对象或对象的性质；它也可以表示指号与指号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表示指号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表示指号与有关的思想之间的关系。

沙夫认为，意义就是应用指号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人们应用指号来互相传达他们关于周围世界的思想。因此，指号与意义形成一个统一体，只有通过抽象我们才能把这个统一体分成许多部份或方面。

有不少人把（语词的）意义和概念看作两种不同的现象，意义属于语言的范畴，而概念属于心灵过程的范畴，因而属于逻辑、心理学与认识论所研究的范围。沙夫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沙夫认为，在我们的思想过程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

方面我们经验到一个概念，而另一方面我们又经验到一个相应的意义。事实上是：当我们经验到一个概念时，我们也就同时经验到语词的意义，因而语词的意义与概念是重合的，在内容上语词的意义与概念是同一的。

沙夫批评了一些流行的说法，例如“语词是概念的现实”，“语词表达概念”，“概念是语词的基础”。沙夫认为，这些说法都假定了在语词和意义之外还独立存在一个概念实体，这会导至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

(4) 语言与实在

这里谈到的语言，是自然语言而不是人造语言。

沙夫承认，如果把语言了解为一些声音而不考虑它和思想的联系，那么，语言的确是有约定性的，也就是说，作为语言的那些声音和它们所表示的实在（事物）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当然，这也不是说，语言是人们可以随意规定的，而不受社会的和历史的规律的制约。

但是，沙夫认为，语言总是和思想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没有无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无思想的语言。就这种和思想紧密联系的语言来说，由于思想是反映实在的，语言也是反映实在的。

沙夫表明，他这里所说的反映，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概念。因此，语言反映实在并不表示语言是实在的图画。沙夫批评了那种认为语言结构就是实在结构的一副图画的理论。沙夫认为这种理论是庸俗唯物论，它没有看到语言具有那种摆脱了图象的抽象性质。人们在应用语言进行抽象的过程中，把实在划分成哪些因素或部分，这是有几分人为的。

(三)

沙夫的《语文学引论》，提供了不少的有关语文学的材料，比较细致地讨论了语文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在第一部分中，他反对把作为一门科学的逻辑语文学混同于唯心主义的语义哲学或柯日布斯基的普通语文学。他反对那种武断的不加分析的所谓批判，并指出由此造成的恶果。在第二部分中，他提出了应从人们的交际过程出发，来研究指号、语言、意义、概念与思想等问题；也提出了不应把人看作一个自然种类，而应看作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才能解释人们的思想意识的相似性与交际的可能性问题。沙夫这些看法中是包含许多合理因素的。

但是，沙夫对他自己许多论点的陈述，却是相当混乱的，不精确的。关于意义，他就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说法，例如，“意义就是互相交际的人们之间的关系”（479页），意义大致是“某人想激起另一个人的行动，想把他的思想、感情等等告知另一个人，并且从这个目的出发应用指号”，（479页），“意义总是某一种由诸关系构造的体系”（480页）。

不论意义是一种（二项的或多项的）关系，或是一种由诸关系构成的体系，按照沙夫的说法，思想总是这种关系或体系中的一个关系项或一个因素。由于一个关系项不能等同于由此关系项（加上别的关系项）所构成的关系，由于一个因素不能等同于由此因素（加上其他因素）所构成的体系，我们显然可以推出，意义不能等同于思想。

也不论沙夫对概念采取什么说法，沙夫总得承认概念是思想的一个因素、部分或形态。在承认了这点之后，我们用上面的论证（只要把其中的“意义”改为“语词的意义”，把“指号”改为“语词”，

把“思想”改为“概念”)就可推出:语词的意义不能等同于概念。

但是,沙夫在“意义与概念”这一节中却断言“意义与概念在内容上是同一的”(531页)。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逻辑上的自相矛盾。

沙夫无疑是正确地批评了别人的一些错误论点;但是我们认为,沙夫却并没有严格地陈述和证明他自己企图建立的正确论点。沙夫自称他的语义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实际上究竟如何,这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译者 1978年

目 录

译者的话	iii
作者前言	1
序言	2

第一部分

语义学所研究的问题

第一章 语言学	9
第二章 逻辑学	28
第三章 语义哲学	58
一、所谓哲学的“转折点”。语言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	64
二、语言作为任意约定的产物	80
第四章 普通语义学	94

第二部分

语义学的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章 交际过程的哲学方面	117
一、交际问题的本质	121
二、超验主义的看法和自然主义的看法之间的争论	133
三、马克思主义关于交际问题的基本观点	142
第二章 指号：分析和分类	157
一、交际过程作为指号分析的起点	157
二、虎塞尔的指号分类	164
三、指号的定义	175

四、指号的类型理论的一般基础	177
A. 信号	182
B. 代用指号	186
五、语词指号的特性	195
第三章 “意义”的意义	212
一、指号情境	216
二、意义作为实在的或理念的对象	227
A. “意义”作为被指示的对象	228
B. 关于意向意义的说法	230
三、意义作为一种关系(1)	246
四、意义作为一种关系(2)	262
A. 意义作为互相交际的人们之间的一种关系	264
B. 意义的来源	268
C. 意义与概念	273
D. 指号和意义之间的联结的机制	293
五、关于意义问题的语言学研究方法	299
第四章 语言的交际作用	309
一、语言和“种种语言”	310
二、语言和实在	318
三、语言和有效的交际	347
书目	361
人名索引	389
专门术语对照表	395